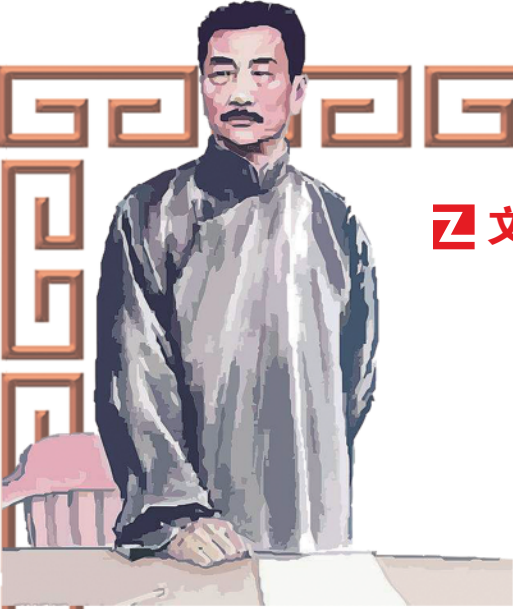




文荟

鲁迅的酒量

□ 茅璞双全

□ 崔均鸣

1

鲁迅的作品中，“酒”实在是重要的元素之一。正因了酒精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立马活灵活现起来。

即便阿Q这般贫苦的落魄人物，亦是常常需要饮些酒的，因此，与之有关的话题和行为，也常在酒店里展开。而形容枯槁的孔乙己的首次出场，索性直接安排在咸亨酒店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迂腐之态，跃然纸上。而近乎写实性质的小说《在酒楼上》，从头到尾，整个故事的发生与展开，都是在酒楼上，酒一人愁肠，便成了倾诉情感的最佳道具。如果不喝点小酒，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怕要差上三分。

酒于鲁迅，亦是成长中深刻的记忆。

鲁迅的家乡绍兴，乃是著名的绍兴老酒的产地，乡邻街坊几乎家可以自行酿制，于这样的氤氲香气里成长，与酒的接触必不会少。可以想见的情景是，在鲁迅的少年时代，或者是悠闲的时节，或者是年夜的饭桌上，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鼓励迅哥儿与他们喝一杯——这是制造其乐融融的欢庆气氛的重要手段之一。

鲁迅的父亲好酒，酒量极大，无人对饮时，叫上大儿子与自己饮上一杯亦在情理中。

周作人说：“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能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

绍兴老酒属于酿造酒，它以精白糯米酿造，度数在14度至18度。按其酿造方式可分为元红酒、加饭酒、善酿酒及封缸酒(又称为“香雪酒”)。

绍兴老酒风味独特，香醇厚道，这得益于当地甘冽的泉水、酿造的技术以及岁月的淬炼。

据说，绍兴当地爱酒的人，甚至可以将一年所收糯米，全部用于酿酒。

由此可见，好酒者在这块土地上从来不缺。

酒坛子打开，香气四溢，鲁迅的思绪必然无法停下，文采亦来得迅猛。因之，鲁迅的文脉与故乡，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作人说，绍兴人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碗，称为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够资格；实际上普罗大众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之所以少吃，还是因为经济关系，一般人吃上两碗，不成任何问题。

对鲁迅而言，亦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他的酒量也着实不一般。

但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快成了一个谜。

许广平的回忆称，鲁迅“绝不多饮”，但未交代酒量大小：“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张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

曹聚仁的回忆则显得糊涂：“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

曹聚仁因此揣测，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描述，便是鲁迅自己的酒量：“‘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

鲁迅日记里，也常见到与朋友宴饮的记录，他和郁达夫、许寿裳、萧红、萧军、林语堂、李小峰等人，都曾一起饮过酒。从这些人的文字来看，几乎无人认真留意过鲁迅的酒量，这至少可

以说明两点：一、鲁迅是理性的饮酒者，很少酗酒，少豪饮，以适度为宜，基本不多喝；二、鲁迅喝酒，多为怡情，少作发泄，享受是其要义。

鲁迅爱喝几口，倒是不争的事实。曹聚仁评价他“会喝酒”是对的，没有相当的饮酒经验和体会，肯定“不会喝”，只有经过切身体验和感悟的人，才能体验酒之妙处，才称得上“会喝酒”。“会喝酒”不是一般的评价，大约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爱喝能喝，二是知晓酒中真义，喝到恰到好处。

真正能体会酒之妙处的人，才称得上“会喝酒”。

酒要和好友一起喝，饭也要好友一起吃，鲁迅虽则理性，但也是性情中人，痛饮之时，并无忌惮，放开而为之。但大多时候，他还是相当理性，细饮慢品，在友情的包围中，体味酒之妙处。酒在此时，真有为友情加温、为聊天助兴之功效。

其实，凡爱喝几口的人都明白，饮酒这事，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在什么时候喝，在什么地方喝，和什么人喝，都很重要，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杯两杯可以醉，一瓶两瓶却也可以清醒如初。同一个人，不同年纪，酒量也有很大差异，所以酒量大小这件事无法一概而论。

酒桌上的交往是鲁迅与人交往的重要方式，许多的文人和朋友，便是在这酒席之上相识并相知的，但也是这酒桌，令他与人产生罅隙和矛盾。

唐弢在《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酒桌上，鲁迅批评林语堂，说他“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这隐隐让林语堂不快。终于，又一次酒桌上，因相互间久存的误解，俩人大吵一架，自此双方隔阂甚多，终成陌路，不再联系。

鲁迅自认并不嗜酒，这一点他曾多次强调。但酒一度成了论敌攻击他的理由。

1927年始，创造社对鲁迅有一拨声势浩大的攻击，这拨攻击持续了足足有三年时间。

如叶灵凤，曾在上海《戈壁》杂志第1卷第2期上发表过一幅题材为《鲁

迅与酒》的漫画，据《鲁迅全集》注释，这是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鲁迅曾在《革命咖啡店》里回应：“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在我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如冯乃超，批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鲁迅1929年6月1日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也提到：“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

1934年，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在疲劳和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按理说，别人喝不喝酒、喝多少喝少，也并不关创造社什么事，但因为他是鲁迅，他那么“醉眼陶然”地来一下，就成了别人攻击他的理由，确实冤枉。

鲁迅对酒虽然没大瘾，却总爱喝点，许广平亦曾因此特别担心他的身体，尤其是到上海后。

就鲁迅的饮酒问题，她曾向郁达夫求教：“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给他喝什么酒好？”

郁达夫提供的答案是黄酒。许广平很无奈，告诉郁达夫鲁迅喝黄酒老要喝很多，所以换给他喝五加皮泡的黄酒了，但五加皮酒性烈，她便在平时把瓶塞拿开，好让酒气消散些。

郁达夫借此机会，很是认真地为许广平普及了一番酒水的常识，并告诉她，第一选择是优质的陈黄酒，第二选择是啤酒。至于五加皮泡的酒，为健康计，还是不要喝了。

我的结论是，鲁迅的酒量比一般人大大小小，也能喝、会喝，但他大多数时候适可而止，酒品不错。

谈数

博士点

□ 张世勤

古临淄城的西门叫稷，当年在稷门要道一侧，曾有一片建筑，高墙大屋，这便是有名的稷下学宫，一所由齐国创办的战国大学。战国时代，本就国君怀霸，士人出仕，稷下学宫的创办，正可谓逢其时。稷下学宫一改过去的私学为官办，由过去的一人为教改为大师集体授课，变过去的一家之学为百家讲谈，由过去只讲授空乏的历史知识转为教学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一时蔚成风气，师者千人，学者数百千人，为已有七万人口的国家又添了另一份兴盛。

在这儿，儒、道、墨、法、名、兵、纵横、阴阳五行等，都有了空间和舞台。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子们，围绕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社会礼法，君国王霸，人生义利等热点话题，一同展开争鸣和辩论，相互质疑和辩驳，深入阐释和张扬，尽情体现着民本思想、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和务实气度。这倒也符合当时齐国官方给出的校纲：无官守，无言责，不治而议论。这吸引着孟子两次入齐，荀子三做祭酒，淳于髡、邹子、慎子、田骈等名家

长期任教，自然也推出了《宋子》《田子》《管子》《晏子春秋》《黄帝内经》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司马光在其《稷下赋》中曾给出过很到位的一句话总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稷下学宫的创办，归功于齐威王，但更应归功于邹忌和淳于髡。因为刚接班时的齐威王，其行为和心性还停留在自己叫田因齐的时候，角色还没完全转换过来，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士。这怎么行！在邹忌和淳于髡的劝诫下，威王总算发威，一如他自己创造的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巨大的投入，也让国家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不用时，稷下学宫就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由着那一帮人在那儿争争吵吵。用着时，君王可以问政，它就成为国家智囊，一个政治咨询机构。如遇外交事务时，还可从学宫大师中直接向外派遣。因为其中有七十六人，有上大夫衔，受上大夫禄，大有官员储备库之意。

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春秋时期，家底就很厚实，曾经春秋五霸的第一霸，并非虚名。延至战国，在七雄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心血凝结，长盛不衰。不得不说，当时七雄中能在文化上与齐勉强比肩的，也只有楚。当然，一南一北的齐与楚，是两条不同的文化源流。这一点，屈原三次出使齐国时，不管他是否去过稷下学宫，都一定会深有感受。北国的稷下之风，士人闻之皆醉。尽管荀子的两名高足，李斯和韩非，是荀子回楚地兰陵后所教；尽管叔孙通直至汉高祖时，才露出头脚，但这一切，都应回溯至稷下，那长达150余年的办学。

稷下学宫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文化政治大学，博士一词最早便出于稷下学宫的博士制度。因此，稷下学宫理所当然是中国第一个博士点。甚至，兼具资政和人才储备功能的稷下学宫，更像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不管第一批博士的资格证书上，署的是齐

威王田因齐的名，还是教育长荀况的名，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博士。

文官博士制度，后被统一六国后的秦朝所借用。

千年传承的齐鲁之邦，如今儒风劲吹。但大儒叔孙通对话汉高祖刘邦的一句话，“夫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却很值得思考。尽管孔子打牢了地基，孟子建成了大厦，董仲舒抹了外墙，朱熹进一步进行了精装修，但它背后的欠缺依然存在。这说明，再好的一门学问，也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创新性地发展。所以，齐鲁大地应重拾文化自信，重建稷门大学，通过多元文化争鸣，来平衡儒学独大的单一，重塑文化气场和精神气度。

公元前221年，萧萧落叶，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弟子离去，从此大门关闭。今天的我们，或许只需简单停留在对它的回忆和纪念中，而应把那扇关闭的大门，再度推开，重振学术大争鸣、文化大繁荣、思想大解放的劲爆局面。

坊间

我在惠民三中的日子

□ 李宗刚

人过了60岁，常会不自觉地整理过去的照片，回味过去。当我翻到高中毕业集体合影时，不禁想起那些曾经陪我走过青涩时代的老师，甚至还回忆起了我高中毕业后担任小学代课教师的经历。这些经历如果没有偶然机缘的触发，也许会像沉淀在池塘淤泥深处的瓦片，尽管在水上滑行时曾经激起过丝丝涟漪，但这些涟漪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了无痕迹了，瓦片自然也不知道沉淀到何处了。

我的村庄齐家口村紧贴着黄河大堤，黄河便是流经我们村的土地奔向大海的。我家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位于李庄，1970年前后，惠民县在李庄建立了惠民三中，李庄的中心地位便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正是在这一“文化圈”中，不同村庄的青少年开始了相似的人生跋涉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家乡还比较贫瘠，教育也相对落后，大家生活得比较艰辛，但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落后”的中学，在当时，对

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来说，却是极为神圣的。我们这批年龄相仿的青少年告别了走读，开始了离家住校的生活，这也许是我们挣脱家长划定的人生疆域而走向独立的开始。这里的宿舍一般是三间的瓦房，住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大家都高度重视学习，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甚至形成了晚上不关灯的习惯，在此情况下，夜深自然唾手可得。我清楚记得，当年我从同学那里借阅到的《红旗谱》，便是借助这并不明亮的灯光读完的。

作为从附近村庄走出来的学生，我们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学生常见差距甚大，这种差距是我从后来的高考成绩中获知的。惠民三中的一个年级一般是四个班，一个班的人数在50来人，如此说来，每年能够考取这所中学的初中生不过200来人，相对而言，大部分初中学生都与高中教育无缘。从我所在的初中来看，那一年初中有两个班，共计100来人，而考入这所中学的学生只有10来个人。由此便可以了解，我们能够先后

考入惠民三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惠民三中期间，我所在年级参加高考的学生有200来人，但能够真正地跳过“龙门”的只有一位同学，这位成绩最好的同学考取的是惠民师范学校。这就是说，大部分同学在匆匆地接受了两年的“高级中学”的教育之后，便告别了学生生活，在十七八岁这段含苞待放的青春岁月回到了广阔的农村，走上了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曾经走过的道路。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批“十里挑一”的高中生尽管高考并没有蟾宫折桂，但回到农村却成了“知识青年”，这恰如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塑造的高加林。已经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村学生，有些人可以无缝衔接传统生活方式，有些人则在衔接传统生活方式上遇到了初步确立起来的现代意识的抵制。毕竟，不管怎样，那些与自己曾经两年同窗共读的同学已经考取了师范学校，而自己则回到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上，在这

许多人看来是极为不甘心的，这些心有不甘，并带有反抗精神的人便走上了代课教师或者民办教师岗位，尽管这类教师的收入仅有公办教师的六分之一左右，但这是许多农村知识青年继续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从这种坚守自我的角度来审视民办教师，便会对他们生出无限的敬佩之情。

实际上，只要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就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尽管事业有大有小。

翻阅我在惠民三中的集体合影，仿佛找到了一个重温“昨日之我”的入口，翻阅的过程是一个让情感和思绪回归故乡的过程，更是重新反思和审视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切实地感到，不管是生活在相对贫瘠的鲁西北平原上，还是生活在相对优渥的泰山余脉下，只要不曾放弃已经高擎起来的理想主义旗帜，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

山海经

黄河散章

1

第一次邂逅黄河，是1978年的那个夏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东北与父亲团聚。绿皮火车过了济南不久，坐在对面的一位面容祥和的中年大叔推了推还在酣睡的我，说道：“小朋友，醒醒了，振作一下精神，火车马上就要过黄河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过黄河为啥要醒醒，且要振作一下精神。尚在懵懂中，火车便轰隆隆地驶上了黄河大铁桥。放眼远望，宽阔的河面像一条黄色的缎带张张扬扬地铺展在铁路桥下，河水汤汤流过，一个接一个的漩涡跳荡着、移动着。河道上，几只小船显得很渺小，恰如一片片随波逐流的树叶。船上的人更小，小得模糊如豆。

“呀，好大的一条河啊！”我禁不住赞叹，也自言自语地问：“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水呢？”

“黄河之水天上来。”中年叔叔笑呵呵地回复道。“天上来？”我不解地瞅着那位叔叔。

“天上来！”他肯定地说。初遇黄河是我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十三岁的我，刚刚拿到初中入学通知书，就去开出了转学证明。越黄河，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的一座小县城里安顿下来。那是我从农业户口到城镇居民的一次华丽转身，告别了地瓜干、玉米面，吃上了大米和白米，还渐渐地见识了电灯、电话、洗衣机、黑白电视等高档物件。一个乡下娃的眼界顿时大开，整个世界也变得缤纷起来。

1984年夏天，我在完成了六年中学学业之后，幸运地拿到山东海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应该是我求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在报到的路途上，南下的火车轰鸣着驶过黄河大桥，其时恰逢晚上。我推上车窗玻璃，努力地向外望去，但漆黑的夜色却遮掩了窗外的一切。虽然啥也看不到，但黄河的模样一如初识时的宏阔在脑海中闪现。甚至，我还在想象中的黄河河道上出现了翻飞的鸟儿和蓝蓝的天，以及大团大团触手可及的絮状白云。在一个多梦的年纪，一名青年学子畅想的翅膀变得轻盈而有力。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四年，当我第一次零距离走近黄河岸边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季了。1988年5月，我在黄河边上的东营钻井农副业公司对虾育苗场实习。其间，突然收到了学校发来的一封加紧急电报，通知我接到电报后立即返校。当年7月，我便拿着毕业派遣证到北京西单民丰胡同31号报到上班了。从校园到机关，离开课桌便在国家部委里拥有一张安稳的办公桌，实属人生一桩幸事。

自那以后，我坚信黄河之于我个人是一条幸福之河。每次与之亲近，总是伴随着好运加持。我与黄河之缘或许仅仅是时代大潮下的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但这朵浪花足以装饰我曾经平淡的生活，并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生活轨迹。

2

1988年春天，我从学校又回到东营的黄河岸边，继续我的下半程毕业实习。在带队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几名同学为实习单位赢得了大量的对虾苗种，让他们赚得钵满盆满。我们也因此赢出了对虾育苗场上上下下职工的广泛尊重。实习结束后，我们被安排参观了东营市区及东营辖区的黄河口景区。我们曾经从黄河最后一座浮桥上走过，也曾置身于黄河湿地观赏那些翩翩飞过的白鹭、野鹤与天鹅，以及游荡于水中的鱼、虾、蟹，等等。“鳞潜羽翔”的景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第一次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那时的黄河入海口处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除了在滩涂上养殖对虾之外，还尝试着养殖大闸蟹、黄河刀鱼等。另外，还在盐碱地上种出了海水稻。与此同时，以红柳、芦苇为主构成的天然湿地景区也初具规模，黄河之水给沿岸带来的各种福利渐次被开发出来。借助对黄河的开发与利用，黄河沿岸的老百姓趋利避害，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了。当然，那时的我已经基本搞清楚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出处，以及其中蕴含着的浪漫诗意与深刻的哲思。

参加工作后，我曾经到过不同的黄河河段。在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三江源处一条涓涓细流，我猜想着这条清澈的小溪演变成一条汤汤大河的历程。在兰州黄河大桥桥上，看着那些已经停止转动的水车，以及还在激流里漂泊的羊皮筏子，畅想着黄河儿女的生活日常。在陕西延安市宜川县的壶口，黄河峡谷，黄土高原，古塬村寨一体呈现，壮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浑然天成。黄河在咆哮，黄河儿女不屈的性格和奋斗精神已经完全融入血液中了。

前些日子，一些作家朋友去东营采风。他们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大量的照片。透过这些照片我发现，在保持黄河湿地原生态的同时，当地人已经建设了许多斗折蛇形的木栈道和登高望远的瞭望塔，以方便游客更好地观赏湿地景致。

野趣星辰大，天空河汉流。站在黄河岸边与路过黄河的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天赐黄河，中华民族因为拥有了她，自然而然地便会生发出满满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我们将这种情愫称之为黄河情怀。

3

我已经多年没有走近黄河了，但她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一直萦绕在我的梦境里。最近一次偶然的机缘，有幸接触了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棘洪滩水库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我这才知道了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事实：青岛人，已经喝了34年黄河水！今后，还将继续喝下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我们就被黄河护佑，被黄河水滋养。

青岛本来是一座缺水城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岛人每户每天仅能供应10至15公斤自来水。街头拎桶排队取水的队伍绵延曲折，当年已成青岛尴尬一景。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读书期间最怕在水房冲凉的时候突然断水。特别是当身上满是肥皂泡，头上抹了洗发液之后最为无奈。因此，入学之初，便有师兄主动介绍冲凉经验——冲凉之前，必须先打一桶水放在一边，以备不测。后来，校方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难处，专门在水房里置放了一个大大的公用储水桶，以解同学们的后顾之忧。

直到1989年年底，黄河水流进青岛，也流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把黄河视作中华民族的一篇壮丽华章的话，那么棘洪滩水库则像是这篇华章结尾处画下的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以后，青岛便与黄河结下了须臾不可分离的缘分。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发展，青岛的城市耗水量逐年增长，但“严重缺水”的警报却再也没有响起。

另据了解，近几年，黄河水不仅流到了青岛，还流向了烟台、威海、滨州等城市。我想，如果大诗人李白活在当下的话，他一定会修改黄河“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因为，黄河水在聪明能干的中国人的手中连续地拐了弯儿，相继在青岛、烟台、威海、滨州等地画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美的句号。黄河水不仅流入渤海，也流到了齐鲁大地上的各个重要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河已经不仅仅是沿岸人民的河流了。当下，她正超越了地理概念上的羁绊，把甘甜的幸福无私地送进更多人的现实生活里。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城在扩张，家享安康，人人舒适。

其实，我们都是被黄河护佑着的黄河儿女。